

基于标准的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问题和政策启示*

余凯¹, David Martin Osher²

(1.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2. 美国研究院, 华盛顿 20007)

〔摘要〕 本文讨论了基于标准的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教师发展以及学生学习支持三个关键问题, 对美国近十年来在课程改革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了分析, 总结了其政策启示。本文认为, 教师教学知识的生成、共享和管理, 促进专业发展共同体建设的管理文化, 鼓励学生以较高成就动机和参与意愿投身学习的学校氛围都是教学支持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 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教育革新成败的关键往往在于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以及体现在革新支持系统的制度安排上。

〔关键词〕 美国; 基础教育; 标准

〔中图分类号〕 G40-0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064(2013)03-0089-08

2003年,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克莱特基础教育工作组”(Koret Task Force on K-12 Education)在回顾1983年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报告中提到的美国基础教育问题时, 不无失望地写道:“自从那些文字被写下后, 我们在取得更好的教育成绩方面几乎一无所获。20年来, 大约有八千万儿童纷纷跨入小学一年级的教室, 但它们并没有机会比1983年其命运让优异委员会心忧不安的孩子们学到更多的东西……该指控每一个措辞在2003年的真实性都与在1983年时的相当。”如今,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依然迷雾重重。

一、美国的课程标准改革

美国基础教育体系由于长期强烈的地方分权色彩, 公立学校的教育标准一致掌握在各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手中。这一方面保证了美国教育的灵活性, 在另一方面也为提高美国整体教育质量设置了

障碍。截至2008年, 全美分别有24和22个州制定了其较为规范的数学和科学课程标准, 然而, 美国教师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AFT)同年的评估报告却显示, 仅弗吉尼亚这一个州满足其分学段和分学科的所有标准, 在数学和科学标准方面, 高中阶段仅有一半的州课程内容能符合该联合会评价标准(分别为47%和53%)。各州的测试标准不统一, 导致学生测试结果也没有可比性。与此同时, 大型国际教育评价项目如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和国际数学和科学教育评价研究趋势(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表明, 美国学生的学业成绩仅处于中等以下水平, 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形成较大差距。

与此同时, 统一的课程标准一直饱受争议, 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历程。1994年颁布的《2000年目标: 美国教育法》和2001年《一个都不掉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小学校长能力标准研究”(课题批准号: DHA090169)和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课题“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改革的动态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3-05-16

〔作者简介〕 余凯(1972-), 男, 汉族, 湖北武汉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 马萨诸塞大学教育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教育与公共政策, 学校改进和教育评估研究; David Martin Osher(1943-), 男,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美国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for Research)副院长, 人类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教育改革与儿童发展研究。

队法案》都明确地提出建立和提高学术标准,强调建立基于测试的问责制度和基于标准的教学制度。根据2000年教育目标法成立的全国教育标准与改进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Improvement Council, NESIC)曾经雄心勃勃地希望制定全国的课程标准并对各州标准进行认定,但因阻力重重,甚至其自身的存在也如昙花一现。2009年来自美国41个州的代表在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 Association, NGA)和州教育首席长官理事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CCSSO)的协调下决定制订一个各州自愿接受的课程标准,此后这项工作才真正有了进展。2010年颁布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仅包括数学和英语,但已有4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采纳了该标准。标准以“学生将来进入大学和未来就业做好准备”为出发点,分学科和分学段统筹设计了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应该达到的学术标准,以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奥巴马政府表示支持该标准,寄希望其改变美国各地中小学教育标准参差不齐的状况,在2009年2月颁布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中更将43.5亿美元用于鼓励各州和学区实施联邦政府期待的教育改革,这项被称为“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的竞争性拨款中明确要求接受拨款的各州联合制定和采用统一的具有国际性的教育标准。

2012年,由Phi Delta Kappa杂志和盖洛普举行的第44次美国公立学校民意测验,使用了《一个分裂的国家》(A Nation Divided)作为报告题目,列举了公众对于美国公立学校诸多的意见冲突。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近四分之三的被调查者认为该标准将有利于在各个学区和各州之间建立对于教育质量的一致性,改变目前美国国内课程标准分崩离析的现状,约一半的受访者表明他们相信该标准将提高其所在学区的教育质量,并促使美国教育更具有全球竞争力。舆情表明这一标准具有相当大的被接受程度。与此同时,怀疑的声浪也非常强大,约40%的公众认为这一标准在此方面可能并不能产生多少效果。

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近十年来美国教育政策的重心一直倾向于绩效评价和问责制度等刚性要求。片面强调绩效评价和问责制的问题在于强调结果而忽视过程,重表现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s)轻内容标准(content standards)。对于过程的重视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鲜明特色,主要手段包括重视教育的输入和过程变量,如班级规模、生均经费投入以及教师收入和教学硬件设施等,但这一改革路径并未产生明显效益,于是重视教育结果的呼吁日渐高涨,8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standard-based education reform)时代。在绩效评价和问责制度下,各州、学区和学校教师可能因为满足学生学业成绩达标的要求而纷纷在教学和测试方面避难就易,有些州甚至降低了精熟水平的标准,而分权制为各州、学区和学校在教学的内容、重点和精确程度上的差异创造了现实的土壤,从而形成了美国基础教育“一英里宽,一英寸深”的整体课程教学状况。由于测试压力,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为了应付考试而强调机械性记忆学习并增加培养学生考试技巧的教学时间,这种局面又因为美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时的相对较少而雪上加霜,学生进行有意义学习的时间进一步缩短,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受到削弱。美国教师联合会和全美小学校长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NAESP)对共同核心标准表示支持,但均反对基于标准的评价制度。另外,非学术测试课程如体育和艺术等学习科目将直接受到影响。

对于共同核心标准之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研究中心的Tom Loveless经过对统计数据的周密分析,得出了非常失望的结论:课程标准本身的质量与学生学业成绩无关;其严格与否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因果关系不显著;标准对于缩小小学生学业成绩差距的影响非常微弱;更重要的是,尽管标准有利于缩小各州之间的学生学业成绩差距,但对于州内的学生学业差距缩小难以起到显著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学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和教学材料这两个影响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软件系统

因为美国教育系统的地方分权制和个人主义的教学文化而一直未能撼动。对此,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研究中心的 Matthew Chingos 和 Grove Whitehurst 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这就象医疗行业担心医院的管理和病人的医疗保险却不关注医生给予病人的治疗一样”。相比较于昂贵的、耗时长久的教师专业发展来说,教学材料的精心筛选是提高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策略手段。由于美国实施高度地方化的课程,包括教科书、练习册、教学软件、网站内容等在内的教学材料因地制宜,莫衷一是,尤其是美国地方的教科书一直良莠不齐,远远达不到应有的质量。根据各州达成的备忘录,在共同核心标准公布以后,各州的标准可以超越全国统一标准的核心内容,只要核心内容至少占到州立标准的 85% 以上,且在三年内实施即可。因此,各种教学材料可以因满足共同标准的表面要求而充斥坊间。更令人担忧的是,不仅仅教学材料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而且教学材料的使用情况也无从查找,甚至一个学区之内也难以知道某所学校使用的教材,如果该学校有权自选教材的话。在联邦层面上,承担搜集有关教育信息的全美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 NCES)也不统计教材的使用情况。没有

高质量的教学材料,通过共同核心标准以加强学生学习质量的改革设计就迟早会陷入困境。

二、基于标准的教师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是美国教师教育的转折点。以 1986 年的卡内基报告和霍姆斯小组报告为标志,美国教师教育从“能力本位”(competence-based)向“标准本位”(performance standards-based)开始过渡。

为了确保美国学生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美国政府从教师资格和标准入手,注重绩效考核,以期提高教师队伍质量。《一个都不掉队法案》要求在 2002—2003 学年开学后,使用该法案经费雇佣的新教师必须是“高胜任教师”(Highly Qualified Teacher),到 2005—2006 学年度结束时,所有公立学校主要学科的教师必须达到“高胜任教师”标准。但是,即使以最低的标准来衡量,公立学校教师任教科目与其所学专业匹配的情况仍非常不理想(见表 1),如生命科学专业的教师从事物理或者化学教学,物理专业教师从事美国历史教学。在 350 万美国基础教育行业工作的公立学校教师(中学教师 26.1 万)中,至少有四分之一被分配从事与自己专业无关的教学岗位,在这一方面,美国高中是重灾区。

表 1 公立高中教师任教科目与其所学专业匹配情况:2007—2008

任教科目	教师数量	专业匹配比例(%)	专业不匹配比例(%)
英语	161300	82.8	17.2
数学	143600	72.5	27.5
科学(生物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	119800	84.0	16.0
社会科学(经济学、地理、政治、历史)	119200	83.3	16.7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Schools and Staffing Survey (SASS), “Public School Teacher Data File,” 2007-08.

公立学校的教学深受低胜任水平高流动率的教师队伍所累,导致学生对于教师的尊重下降,课堂管理困难,使学生学习的环境进一步恶化。最近的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还表明,40% 的教师是从其他行业转入教师队伍,仅有通识教育学历。值得警醒的是将近 170 万熟练教师,在未来十年即将退休,在

2010—2011 学年一年中即有超过 10 万教师退休,新教师中三分之一在三年内会离职。这些都对公立学校的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仅从成本角度而言,据著名教育学者 Arthur Levine 等测算,目前取代一名离职教师的花费在 15000 至 20000 美元之间,而学生因此受到的损失将在 30000 至 40000 美

元。根据各州在学生测试成绩基础上统计出来的适斯)未能满足其要求的学校比例分别达到 89%，年度年度进展(AYP)可以看出(见表 2)，四个最大的 66%，65%和 29%。教育州(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依和得克萨

表 2 美国主要教育大州满足适度年度进展(AYP)的情况

	未 满 足 AYP 的 %	满 足 AYP 的 %	未满足 AYP 的学校数	总 学 校数	资料来源
全美	48	52	43,738	90695	美国教育政策中心(CEP)数据。
加利福 尼亚	66	34	6526	9875	数据以 2011 年底与加州教育局测量、问责和奖励 处主任 Rachel Perry 和教育研究与评估顾问 Jenny Singh 的邮件交流为准。
佛罗里达	89	11	2738	3063	http://www.fldoe.org/news/2011/2011_06_30.asp
伊利诺依	65	35	2548	3920	http://www.isbe.net/news/2011/oct20.htm
马萨诸塞	81	19	1393	1714	http://www.doe.mass.edu/news/news.aspx?id=6421
密歇根	21	79	717	3437	https://www.mischooldata.org/DistrictSchoolProfiles/ReportCard/ReportCardSummary/Final_AYP_Reports_2011.xls
新泽西	50	50	1123	2228	http://www.state.nj.us/education/title1/accountability/ayp/1011
北卡罗 莱纳	72	28	1804	2495	http://www.dpi.state.nc.us/newsroom/news/2011-12/20110804-01
俄亥俄	40	60	1454	3628	http://www.ode.state.oh.us/GD/DocumentManagement/DocumentDownload.aspx?DocumentID=110354
得克萨斯	29	71	2233	7830	http://ritter.tea.state.tx.us/ayp/2011/summaries11.pdf

资料来源:来自美国各州教育行政部门的网站公布数据并参考了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CEP)的 2011 年 12 月报告数据。

强调标准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教师评价开始明确地与学生的学业成绩挂钩。2003 年以来,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通过绩效考核系统(performance-based evaluation system)奖励那些为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这仍然与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注重结果有关,其逻辑是通过最终学生学业成绩的变化,如年度适度进步(Adequate Yearly Progress, AYP),可以考核教师的教学绩效。哈佛大学著名教授 Richard Elmore 将其斥为“当前绩效运动中最糟糕的趋势”。2012 年的盖洛普公立学校民意测验表明,52%的受访美国公众

希望将学生的标准化成绩纳入教师的评价和考核标准之中,而且应该占到评价标准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在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中,美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提高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水平。

1. 由于工作繁重,社会地位较低,薪资竞争力不高,美国中小学教师队伍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无论是从教师候选人总量还是合格教师的数量方面,人力资源的供给一直处于匮乏的状态,造成各州被授予资格证书的教师水平难以达到合格教师的要

求。和共同核心标准一样面临的情况一样,在“高胜任教师”标准的要求下,为了获取联邦教育经费的资助,各州可能会降低教师资格标准以使全部或大多数教师达到“高胜任教师”标准。此外,对于美国教师评定等级的依据主要是根据资格考试和其他静态条件如学历层次和执教年限等,这些很难反映教师的真实教学水平。

2. 尽管在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中,美国教师参与专业发展活动的机会和热情有一定的提高,但一些基础薄弱的教师仍会逃避要求严格的进修项目而选择较为轻松的课程。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和乔治·盖洛普国际学院的国际调查表明,美国整整40%的老师认为他们的在职培训是“令人失望的”,这个比例在各个国家的调查中位居榜首(中国教师的比例是19%)。41%的美国教师“很少或不”和其他教师在一起制定教学计划和备课,这是由

美国高度个人主义的教师教学文化决定的,认为课堂是教师个人的领地,教师有权决定教学和考试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专业发展共同体的行程。

3. 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对于教师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表3列举了传统教学时间与基于标准的教学时间之间的差异。这两种教学实践的最大差异在于理论基础中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分野,传统教学的课程呈现方式是从部分到整体,强调基本技能,而基于标准的教学时间要求从整体到部分进行课程呈现,强调大概念。在学习方式上,基于标准的学习过程应该更为个性化。然而,基于标准的教与学在实践过程中往往被庸俗化,绩效的压力也会迫使教师们在课堂上围绕测试进行教学,尽管教学内容更有针对性,但为测试而教使得学生有意义的学习机会大大降低。

表3 传统教学实践与基于标准的教学实践的比较

传统的教学实践	基于标准的教学实践
从课程中选择一个教学内容	选择学生需要达到的标准
设计教学活动	设计用于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标准的评价手段
设计并进行教学评价	决定学生需要何种学习机会
打分或反馈	进行教学设计来使得每一个学生获得充足的学习机会
进行下一项教学内容	使用评价数据进行反馈,或重新教学,或进行下一个标准

资料来源: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The Instructional Demands of Standards-based Reform, 2009.

4. 目前“高胜任教师”的标准有偏重于学科知识的倾向。《一个都不掉队法案》明确将学科知识放在“高胜任教师”的首位,在2002年美国教育部长的年度教师质量报告中又再次引用了统计研究表明教师的学科背景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密切关系,该报告甚至明确指出,没有证据显示教育学院的课程能为学生的学业进步带来积极影响。然而,教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能力。学科内容知识无法完全代替策略知识,尤其是教师组织学生学习的策略知识,如何将特定学习内容呈现给不同学生的教学策略和表征的知识。对于目前“高胜任教师”的标准,包括 Linda Darling-Hammond 和 Peter Young 等著名教育学者纷纷撰文进行了抨击。

三、标准之外的学生学习支持

在讨论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未竟全功的原因时,不少学者开始反思美国教育的意识形态问题。至少有五个因素相当重要:1. 对于儿童发展的片面认识。通常,学生的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与智力的发展被视为不同的发展领域,从而难以整合起来进行设计。2. 对于学校教育的片面理解。在学校教育中为学生的社会、情感、道德发展提供支持的呼声往往被忽视。3. 过于强调学生的天赋能力(innate ability)。美国的基础教育对于学习仍然持有先赋能力本位的概念,学生的智力水平对于学习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4. 学习的分层概念。美国学校的课程和考试有着强烈的分层和行为主义概念。基本的技能培养是深入的智力探究的先导,技能和学科内

容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5. 对于教育和学生支持的“赤字”观点,即学生学业失败是因为诸如较低的智商、社会经济地位、单亲家庭、少数族裔等因素形成的学生早期教育的认知经验“赤字”,这在科尔曼报告中有较为突出的体现。这五个因素构成了美国学校教育的基本机构,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学校课程教学改革对于学生学习支持的忽视。

由于基于标准的改革运动和《一个都不掉队法案》的实施,美国学界对于学生学业成绩的归因也逐渐走出了以往的“赤字”理论(Deficits Theories),目前归因于学生个体及家庭的观点已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观念是所有的学生都应该设定较高期望,学校应该保证所有学生都能取得充分的学业进步。尽管基于标准的改革运动在这一点上迈向了正确的方向,然而有两个关键的要素需要认真考虑:对于学习的完整理解和学生支持系统的建立。学生学业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社会、情感和道德认知的发展,学习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和技能性学习过程。在另一方面,学生学习环境的质量对于学业成功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并且应该被视为学习质量的中介变量。缺乏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完整理解和忽视建立高质量的学习环境,学生不可能满足其学习潜力,于是,对于学生支持系统的建立就凸显其重要性了。

学生支持包括学生的社会、情感和道德支持,它对学生学业成绩具有间接的影响。通过对2000年全美教育进展评价(NAEP)的数据分析发现,在美国四、八和十二这三个被测试年级中,凡是在学生行为、父母参与、学校氛围三方面任何一项中自我报告为高于平均学生的学生在数学测试上较其他学生有更高的中位数成绩。课堂是学生获得成功感以建立自信的地方。

美国各地一些主要服务于处境不利人口的学校和学区开始探索建立学生学习支持环境,它们不约而同地针对学生开展了一项多层次的改进项目。首先是在全校范围内创造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学生和家长们共同为学生的社会情感发展设立高期望和高支持的学校氛围;其次是加强早期干预,当学生出现学习困难和行为问题的迹象时,教师能够及时进行识别,并在学校雇佣的专家团队帮助下设计解决方

案;最后,对于那些极度边缘的学生采取个别化的集中干预,由教师、家长、学生服务人员、学习专家和社区心理健康专家等组成的团队针对这类学生制定以能力发展为基础的个别学习支持计划,以使这些学生能完成学业。在肯塔基州通过对301名参加项目的学生调查表明,这一学生支持项目有利地促进了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在项目开始阶段,仅有44%的学生能达到C的平均成绩,六个月后这一比例提高至52%,而一年后比例达到68%。以儿童行为检查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进行对照,学生行为问题的得分在一年内从71降至64。

四、政策启示

第一,对于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美国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有着强大的自信,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以及对于标准、测量、问责的强调,他们相信可以提高美国公立教育并进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这种极端现代主义的观点忽视了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和过程性,在近一个世纪以后,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到了科学管理的老路:通过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标准化学业测试“科学地”测量工作任务和绩效水平,通过反复测试鉴别出完成教学任务的最好方法(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在课程教学改革上需要重新回答一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样的和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美国基础教育中良好的传统,如以学生为中心,个性化教学和小组学习,对于学习动机和参与的强调,重视知识的生活意义等正在这场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中逐渐消失,代之以统一的全国性教育标准和高利害的学业成绩测试。对比我们国内课程改革中出现的一定程度上对于系统学科知识体系的抛弃,课堂有温度却无深度,有活动却无体验的现状,不得不感叹在两个国家的课程教学改革中的“政策趋同”现象:不同国家的教育系统会在相互的比较和借鉴中相向运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趋同。

第二,基于标准的美国基础教育改革遇到的阻碍也折射和浮现出其教育结构、制度以及文化对于教育革新所形成的壁垒。美国浓厚的地方分权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统一的全国性课程标准构成障碍,以消费税为基础的学区教育财政政策往往恶化

了学区之间的资源差异,扩大了学校以外不平等的教育机会;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等也易于使美国公众选择以卡内基单位(Carnegie Unit)为基础建立毕业和升学要求,在与他国教育成就的对比中选择以标准为切入点改革其基础教育课程教学应对挑战;深厚的个人主义教学文化也对建立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形成抵制,使得教师在教室里各自为战,教育革新也因此难以在学校甚至教育系统内生根发芽。课程改革涉及到重大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从来与革新密切相关。特许学校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学校形成的新的教学和管理文化。这一轮基于标准的美国基础教育改革,重要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包括《一个都不掉队法案》深化了联邦政府对于地方教育的主导甚至将其影响的触角深入教室,而在于它是完全建立在与传统美国价值观相背离的政策选择上,其成功与否考验着美国社会和美国教育对于变革的接受程度底线。

第三,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困境提示我们教学支持系统在教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一个都不掉队法案》还是《力争上游》计划的实施,美国庞大的教育人口感觉到的只是对于结果和绩效的强调,过程性的指标沦为了阶段性的达标结果,关键的策略、路线图和具体的行动计划被一再忽略,学生个体成为了庞大测试数据样本中的一个被试,低学术表现学校面对着适度年度进展的压力、不稳定的教师队伍以及纪律问题严重的学生群体多条战线作战,挣扎在关闭的边缘。与此同时,被视为救命稻草的最佳实践却因为迫在眉睫的绩效考核要求而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在学校教学中得到充分实施和验证。在高利害考试面前,对于学生的学习支持包括对于社会、情感和道德的发展也在应付测试的压力下被一再压缩,这些都导致了目前教学改革中的困境。在中小学,教师教学知识的生成、共享和管理,促进专业发展共同体建设的管理文化,鼓励学生以较高成就动机和参与意愿投身学习的学校氛围都是教学支持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成败关键也在于此。

1995年,曾任美国联邦教育署署长、卡内基教

学促进基金会主席的波伊尔在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基础学校》(Basic School)中曾提出过未来美国学校的框架:强调共同体文化,其焦点集中在如何使人们联系起来;强调连贯性,关注学生所学知识内容的连贯性;强调学习气氛与环境,主要是有效的教学与学习;强调对学生品德的教育,帮助学生成为社会情感健全的人。将近20年以后,我们从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历程中能够看到波伊尔的设想的影子,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教育革新成败的关键往往在于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以及体现在革新支持系统的制度安排上,借用波伊尔的话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1994年《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颁布后,布什政府曾向多个领域的全国性教师组织提供经费资助,制定以各州自愿接受为原则的全国性课程标准。各州在制定其课程标准时,往往参考了各种专业协会组织的标准,如1989年全美数学教师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的《学校数学的原则和标准》(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1996年全美英语教师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NCTE)和国际阅读协会的《英语语言艺术标准》等。

关于测试标准的混乱,2010年6月10日,在西裔商会的演讲中,奥巴马就此评论道:“50个州有50个课程标准,密西西比州的四年的阅读成绩比怀俄明州的学生要低70分,但他们却能得到相同的等级。50个州中有8个州的标准如此之低,它们的学生可能与世界后40%的水平不相上下。”

【参考文献】

- [1]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第七集)[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 [2]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2008). Sizing up State Standards. <http://www.aft.org/pubs-reports/downloads/teachers/standards2008.pdf>.
- [3]Bushaw, W., & Lopez, S. (2012).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 Divided, Phi Delta Kappa, September.
- [4]Loveless, T. (2012). How Well Are American Students Learning.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 [5]Chingos, M., "Whitehurst", G. (2012). Choosing Blindly: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eacher Effectiveness, and the Common Core. Brown 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 at Brookings.
- [6]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 America's Schools are about to be Hit by the Largest Teacher Retirement Wave in History Are We Ready? 2008 April.
- [7]Levine, A., Haselkorn, D., Haul. Education Week, 2008年11月5日。
- [8]Elmore, R. The Testing Trap. Harvard Magazine, 2002 (1): 35.
- [9]波伊尔. 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M]. 王晓平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 [10]皮拥军. 新世纪美国教师培养与认证制度的改革指南[J]. 比较教育研究, 2007(9).
- [11]Darling-Hammond, L., Youngs, P. (2002). Defining "highly qualified teachers": What does "scientifically-based research" actually tell u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1(9), 13-25.
- [12]Tyack, D. (1992).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in public school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 Future of Children, Spring, 19-31.
- [13]Plank, D. N. (1996).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reform. [A forum].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36(4), 473-502.
- [14]余凯. 学校分流、英才制度与教育公平[J]. 比较教育研究, 2010 (5).
- [15]Ryan, A. M., Patrick, H. (2001). The Classroom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hanges in Adolescents'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During Middle School.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8(2), 437-460.
- [16]Gans, H. J. (1995).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New York: Basic Books.
- [17]Greenburg, E., Skidmore, D., Rhodes, D., & Nesbitt, D. (2001-DRAFT). NAEP Policy Report: Climates for Learning: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choolwide Student Behavior, Schoolwide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choolwide Moral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Publication No. NCES 2001-XXX).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18]Osher, D., Woodruff, D., Smerdon, B., O'Day, J. (2012). Changing the Grammar of Schooling to Leave No Child Behind. Draft submitted to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Robblem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Standard—based American Basic Education Reform

YU Kai, David Martin Osher

(1.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Washington, DC 2007)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ree key issues in American basic education reform: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udent learning support. This paper analyzed difficulties and complications in past ten years of America's curriculum reform and summarize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eachers' knowledge management, together with institutional culture that promote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and school climate that encourages higher student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will contribute to a successful instruction supporting system. Therefor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clude values, culture, ideolog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instruction innovation.

Key words: America, basic education, standard